

藝文志下

撰述

題跋

碑誌

雜記

詩賦

景縣新誌

拾叁集

景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

撰述下

題跋類
雜記類

碑誌類
詩賦類

題跋類

題高允圖後

劉因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眞見義理之
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
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蓋
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
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

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爲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不可不知也

題曹仙洲惜字紙會公啟後

張汝濤

本無本則顛水無源則竭在物猶然於人爲甚是以大本大源之所在終身賴之要不可一日忘之也民生之初狃榛渾噩日溷跡於禽獸中聖人出爲製衣服奏艱鮮以及宮室器皿之用吾人至今利賴之然苟不反其本思其源亦岌岌習

焉不覺忘乎日受古昔聖人之恩之深且大也此猶其顯焉
者也至若禮樂教化之宏秩叙綱常之大聖人欲得一憑依
之具記載之方俾彰明昭著煌煌乎千古燦若列眉於是仰
觀奎斗圓曲俯察鳥跡龜文天雨粟而鬼夜哭依類象形製
爲文字以興世教以覺愚民不啻舉天下後世之盲者遺之
目瞽者遺之足由是以思凡在聖人甄陶涵育中者其不可
一日忘乎大本大源之所在視夫衣裳飲食宮室器皿等類
不尤精且深哉矧吾輩冠儒冠服儒服日循習先聖人之矩
矱兢兢焉若不敢越旣知宗其學卽宜敬其業故夫殘編斷
簡隻字單文凡棄擲邇迤於道路塵穢間者罔非聖澤所留

遺卽無不當敬重而珍惜之非以伐善也沽名也亦非以重聲氣廣結納有務外之見者存也蓋實有反乎大本大源之地發於天良不能自己者夫孰使之而然哉吾邑曹君仙洲有惜字紙會歷有年矣夫倡之者一人聞風而興起者當不止百千萬人商書曰爲善者降之祥吾邑之文風將由是而寢寢日盛然又恐故事奉行顧其名不思其義則發動於天良者不真積之久有怠而思去者余旣忝居學人之末望之切故思之深爰不揆竄陋披瀝肝膽剴切贅數語雖馳騁乖舛漫無倫次而於至情至性之真大本大源之地當有不至泯滅者若勸懲鼓舞之詞引證鋪陳之語諸君子已備歷言

之余又何敢置拾陳羹以遺識者詎歲丁酉暮春彊爲善齋主人湘泉氏贅言

碑誌類

重修條侯周亞夫神祠碑記

馬中錫

漢丞相周亞夫紹封條侯去今千餘載所謂條地者踪跡磨滅漫不可尋蓋其地介古齊趙之間今省入景州無復條之名故漸以湮沒州之西二里許有臺巋然相傳爲亞夫墓居人卽其上屋而祀之正統紀元有劉守者從而修完其破壞歷年旣久風雨剝落祠日就廢姚江楊君文判景州之明年見而歎曰是寧淫祠耶淫祠咸謂能禍福人所在壯麗賢如

條侯獨燕廢若此非有司之罪耶因白之山右張守守曰是
嘗事漢文景者文帝勞軍細柳稱爲眞將軍戒太子稱其有
緩急可獨任景帝命擊吳楚踣鼻顛戊英風直節瀕死不衰
卒撓鞅鞅非少主臣之禍高名卓行足以爲萬世委質者訓
是役豈可少緩乃卽符楊侯任其事而新之擇材於木枲土
於邱需璧於陶付鐵於冶求粉釐青黃金碧之屬於聖鳩工
於肆將從事乃進諸工及丞徒曰往濟吾事毋淫巧毋苦窳
毋靡母渝精誠是輸神其來棲汝尙多福與歸衆受命退運
斧斤操鋸錘爲範模鼓橐籥施藻繪無敢懈其力者越數月
祠乃告成張侯喜其輪奐聿新足以歆明靈而聳瞻仰偕同

寅與紳士大夫賦詩悼前日之久荒侈今日之興作言人人殊又樹坊於門曰漢將軍周亞夫神祠從帝賞也蒔柳於垣曰柳營取細柳義也於是拜者過者禱祀焉者無敢弗虔樵者牧者嬉遊而酣醉者無敢睨闖於其側條侯於漢厥功固鉅而吾守吾判其有功於侯亦匪細矣楊君獻績來京謁予言故不辭

紀績碑

張瑞圖

景州故莊達北走都不六百里無峻隘巨川之限又當漕河吐德陵之頰則此其咽中南走汶濟亦不七百里時有阨塞然如帶城之與楮械驟馬馳之歷去矣今天子壬戌五月盜

發鄆城攻汶東諸縣遂據鄒滕絕濟西之運京師皇皇視景德間以爲膚足又不數月盜遂起武邑焚掠景西言聲拔廣川合漁陽之賊爲鄒滕北援景州倉卒樓櫓未可辦勢甚岌岌時癸亥八月朔日也先是五日曹鉉部仲參以艱歸里居聞變作亟扶柩入州城與士紳擘畫清肘腋衆爲稍定然於時賊已數萬州苦無兵曹公固揚言吾出津門時東援師且發今已六日計當至河間遣人促之則來僉憲馬湖所監軍固已至河干馬湖敏就事善方略自以身出境得專便道破賊可不俟請當道然猶飛檄報兩撫賊計檄往反報可亦十數日退塹老營欲離吾師馬湖與曹公計以爲是緩且害當

發訊雷躡取之四日丁卯迎師入城翼日戊辰遂發師先遣諭招撫不可得己巳師遂抵白家屯白家屯爲賊寢下賊衆逸去尙可萬崇樓三十餘與之桀搏穴中戰力劇退保樓中乃舉火爇之鄉民遠近運薪柴者以萬數生得其大首于洪剛其始亂者于洪志亦已斃遂振旅歸簞食壺漿填道路者可步也於是不移月滕賊亦破徐鴻儒輩各檻車俘上來公竟不用格鬪收七百里之師是役也來公四部師董世賢來燕禧爲先登功最劉永昌己先一日往德州周之禮爲後勁保定將張體乾最後至均功爲鄉導者諸生劉運開徐九韶安達善而九韶達善先以計擢賊郭一貴馬習之于城中用

師僅八千而董世賢所部最以律事定後曹公爲請當道留董帥鎮廣川以廣川爲畿南要區走燕韓挾趙魏不可一日弛備誠慮之也史氏曰自唐宋之中載景滄數道諸黎獻率憤於阻師時都長安南汴勁箭未簿或然今天子聖明坐燕京懸雷而臨齊魏諸妄強子乃襲魚祥狐魅之蹟爲陳涉張角可作愚矣哉鄆城賊起時當事者持招撫說不定遂使賊犯數縣驚孔孟之宮向令曹仲參不力請師來馬湖牽于文義隈夷十數日子輿之惜移于仲舒矣卒以彊斷一日破賊省江湖斧柯之禍東西南北藉以不驚二公之澤與衛河俱流不亦宜乎州士紳旣爲二公立碑乃爲銘曰巨湛之割靡

斷不制三蘂始苞攻堅乃利來公鷹揚探穴得子曹公籌之
寧爲桑梓白家旣平鄒滕乃蹶狐神安昏雷震曷外車舟駸
駸聖明之威陵谷遷更巍然是碑

重修董子祠堂碑記

李光地

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
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
子祠而窄隘無規櫺且蕪不修無以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
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
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憇學者講肄之
所皆寬然有餘又能以扈從自請於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

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誠歎爲可書也吏部尙書
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
醇孟子而疵況雄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
向頗知之以爲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
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則非楊
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楊雄至於董子同
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爲進
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
書上儼七篇而與之相接蓋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
之所出也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

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
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
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旣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
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
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
之處皆賁以天章高齎巨牒而董子舊里近屬畿輔亦徼俯
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恩明意
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茲因木石之竣記識月日自托
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

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舊聞表新褒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州守秉節周公生祠碑記

張 鎔

秉節周公蒞蔭之六年政簡刑清人風和樂蔭人感之頌聲嘖嘖乃爲生祠祀公其在窮鄉僻里者各設位村寺之佛座前朝夕焚拜或建楹於私居之別墅裝潢扁額吟咏坐臥其下蓋心乎愛之比屋皆然而其締造於城中塔下開福寺之東偏則輿情之羣集而一郡之大觀也祠旣成乃具醕酒豆肉羅拜歡呼且立石紀事以垂永久嘻古所稱三不朽者其我公之謂乎公之事親也奉太翁蘊彩先生於署色養備至

車駕南巡許以肩輿扈從比至吳江召對舟次龍章鳳詔錦
衣斑斕鄉里榮之又御書椿枝日茂以額其室天語溫文輒
加存問從古顯揚之義未有隆於此者非公以孝德作忠何
能得君如是耶公以癸未至修是歲五月河決五處闔郡汪
洋公開濬千頃泮水患頓息乃尋惠渠故道以復舊制而防
後災又開倉煮賑全活山左流民萬餘家捕蝗禱雨寬徭薄
徵循良之號上達宸聽是以眷顧特深賚予尤厚至於往來
供應公務煩多皆捐俸爲之遂將從前陋規剔除無遺矣又
因山左私鑄有徵錢之例其錢價之低昂銅觔之輕重解費
之浩繁官且不支民益困敝公獨破例收銀賠累之苦一身

任之蔭民便焉公之立功於蔭可勝道哉公之來也以賦詩稱旨由漁陽令超擢至此每嘉謨上告瀝陳時弊侃侃而談動邀天喜蓋集賢董李杜龔黃之長閤中而肆外體立而用行故其課士則重修黌宮改建江都書院教授生徒文風丕振斯立言之光華也折獄則片言立剖有山左北直兩省疑獄經年不決公往會勘則鬼神見形柘楊自動元惡俛首而無辜八十餘人盡爲平反斯立言之明斷而感通也公修體豐頰短髭數莖英風凜凜屹如山立及與人語則油然藹然慈祥之氣皆自肺腑流出然終難干以私是公之所以不朽者皆大本卓然非由勉強我蔭何修而得此耶六年以來水